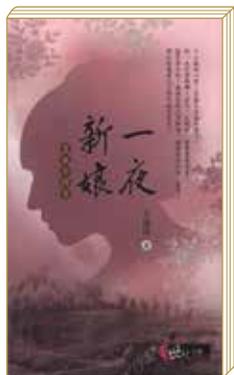


談王瓊玲的《一夜新娘》

導演 | 林正盛



一夜新娘：望風亭傳奇 | 王瓊玲著 | 三民

201401 / 282 頁 / 21 公分 / 280 元

平裝 / ISBN 9789571458779 / 857

王瓊玲——世新大學中文系的創系系主任，現任教於國立中正大學。打開她的著作目錄，五大本研究專書、近百篇學術論文，不只開拓了兩岸「才學小說」的研究；還替一百多萬字的《野叟曝言》做了精闢的考證；為小說家夏敬渠三百年的龐大家族編寫了縝密的年譜。

鑽研學術久了，想要改換思考模式、打破邏輯慣性，拿起完全不同性質的彩筆、用心又用情的撰寫小說、提煉散文，應該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然而，從2009年的《美人尖》開始，2011年的《駝背漢與花姑娘》、再到今年一月的《一夜新娘》與《人間小小說》，王瓊玲以豐沛的能量奮力創作：小說——無論是短篇、中篇到十二萬字的長篇；散文——無論是心情札記、旅遊見聞、到生死論述，都有光燦亮眼的表現。

《一夜新娘》是王瓊玲剛出爐的長篇小說，小說的封面設計隱約透露內容主題——遍地烽火與青春愛戀。

沒錯，王瓊玲把深厚的學術功力，內化為創作小說的助力，她勇敢挑戰了一個她不很熟悉、年輕人也極陌生的年代——日治時期；並且，把時間設定在昭和十七年到二十年（1942——1945），臺灣陷入太平洋戰爭的殖民末期。小說中的人文環境與地理背景，則安排在她熟悉的故鄉，當時被稱作「臺南州嘉義郡小梅庄」的梅仔坑。

梅仔坑是梅山的古名，山區山嶺陡峻、水急澗深，人們在艱困的環境中耕作，並且用一根扁擔、兩個籬筐，挑起了竹筍、柑橘、檳榔、青菜、金針……一步一腳印，跋山涉水，走出了一條條蜿蜒崎嶇的「汗路」。汗路上下海拔一千八百公尺，連繫著十八村的資訊與生活，真的是梅仔坑先民的謀生之路、血汗之路。

汗路的交會處、中心點，有座小小的「望風亭」，雖然屢經改建，至今仍屹立山巔。那

是從前挑夫們停停肩、歇歇腳、喝喝甘泉的好所在，許許多多的真人真事就在涼亭中傳播，衍化成一則則動人的故事。王瓊玲的《一夜新娘》，便以「望風亭傳奇」為副標題，為烽火戰亂中的小人物，留下了歷史與文學的印記。

一般而言，若直接用歷史來講解歷史，一疊疊粗糙的記錄、一個個無趣的數字，與現今繁忙的社會、快速變動的人生，很難有真切的連結，更難以引發深刻的感動。何況，生硬感一旦產生，生疏感就會立刻瀰漫，讀者也就常常束書於高閣、知難而退了。

相反的，若用小說來思索歷史、檢驗歷史：透過角色的多種個性、事件的巧妙安排、再加上環境的襯托、氛圍的渲染，歷史不再只是陳年的往事，反而是一樁樁、一件件有血有肉、有汗有淚、有愛有恨、有錯有悔的歲月影像、人生風景了。

貫穿《一夜新娘》情節的，是臺灣兒女櫻子與邱信青澀的初戀。那一段春光燦爛的師生戀，竟然滋長於雷厲風行的「皇民化教育」中，但也同時斬斷、昇華在殘酷無情的南洋戰火裡。「青春美好、時代無情」的感覺，直直撼動讀者的心扉。

小說中，王瓊玲用埋藏的伏筆、阿順伯公的內心掙扎，描繪出日治時期的具體景況。例如：正規的「公學校」及民教班的「國語講習所」，雖有文化的霸凌、軍國主義的洗腦，卻也有文盲的掃除、知識的教導、陋習的改革。阿里山高山鐵路、西部縱貫鐵路、烏山頭貯水池（烏山頭水庫）、官佃溪埤圳（嘉南大圳），都是偉大的工程，但是，建設的終極目標是為了南進戰爭，不在於愛土與利民。

而透過櫻子「國語演講比賽」的題目：〈兵〉、〈槍後皇民〉、〈出征勇士〉以及一首首軍歌：「日本陸軍」、「愛馬進軍歌」、「戰艦行進曲」、「空之勇士」的歌詞內容，讀者應可體會到，一條條年輕的生命，竟然被引導去殉死在天皇的腳下、帝國主義的幻夢中；而大後方所歌頌及執行的「縫製千人針」、「日の丸便當」、「全民捐獻金屬運動」、「君之代少年（又稱國歌少年）」，也不過是一場又一場荒謬的騙局……於是，武士道的英勇、殉國的偉烈、國家至上的觀念，就被讀者強烈質疑、深度反省了。

所以，《一夜新娘》不硬說道理、不強掉書袋、不細論歷史，不以僵化的民族意識型態，醜化殖民者、妖魔化日本人，當然也就不刻意塑造漢族英雄、臺灣烈士。它只是用生動活潑的情節，把讀者帶入臺灣歷史、殖民歲月，由一大群草根性的小人物，演出一幕幕感人肺腑的人生風景。而一幕幕的人生風景，就是大時代的真實狀況、幽微人性的具體呈現。

談到幽微人性的具體呈現，《一夜新娘》實在有獨到之處。尤其是日本巡學宮城先生、臺灣老保正阿順伯公。宮城先生擺盪在軍國主義與良知良能之中，倍受煎熬；阿順伯公則行走在臺與日的高空鋼索，步步驚險。兩個看似次要的配角，卻撐起了整本小說的厚度與廣度。

大時代中的小人物，在高壓統治之下，只能「打滾著」過日子，但是，看似卑微的妥協、屈就、打滾，背後卻有著強韌的毅力、處世的圓融、慧黠的急智。例如：老曾祖母如何拿出剪刀來，在祖宗神位前，為全家的男人一一剪斷辮子；阿財伯如何用山羊奶救活小牛犢；阿

順伯公如何找回被偷的日本軍刀；邱信如何撒下愛國大謊來救小阿桐；媒人婆阿旺嬪如何拉下老臉向晚輩道歉……一則又一則的事件，都是卑躬屈膝的欺騙、都是委曲求全的隱瞞。但是，越是理不直、氣不壯，殖民的歲月就越恐怖、小人物的處境就越艱困、彼此的情感也越真摯深厚，越讓讀者心折與心疼。畢竟，在那樣的時代，活下去已是多麼不容易了，哪忍心再用道德的利刃來宰殺自己、戕害別人！

所以，《一夜新娘》透露著作者對歷史的了解、對小人物的關懷、對世情的揣摩、對戰亂的悲憫。然而，非常難得的是——王瓊玲竟然能夠把洶湧澎湃的熱情，加以收束、凝結、並且提煉為冷靜的筆調。筆調越是冷靜，對讀者的撼動就越強烈。試著讀讀小說中：老伯公與大母牛最後的訣別；火車上、教室裡櫻子與邱信偷傳的情愫；憨憨厚厚的阿招無可救藥的癡戀；小阿桐惡搞不會說臺語的臺灣囡仔；媒人婆千方百計要扼殺自由戀愛……作者的文字，時而清雅、時而俚俗、時而嘲諷、時而冷冽，往往讀者已經隨著情節起舞，又笑又哭了，她的筆觸卻依舊悠悠然，走著自己的路數、原有的尺度。

王瓊玲常說：「我不寫演不出來的小說」，在這樣的自我要求與寫作特質之下，她的每一部作品，畫面感真的都很具體、很強烈，對人、對事、對景、對物，似乎都「力透紙背」後，再「躍然紙上」。所以，她的小說與戲劇的結合，是自然又必然的事——處女作《美人尖》已被臺灣豫劇團改編為建國百年的年度大戲；海峽兩岸也將合拍成 35 集的電視連續劇；今年 5 月起，即將巡演寶島 12 場的豫劇《梅山春》，也是由她的小說〈阿惜姨〉及〈含笑〉所改編。

來自山林野地的王瓊玲，有著豐沛的創作題材；從小對傳統文學的涉獵，讓她積累了多元的創作技法；最重要的，她對土地、對人們，有一份炙熱的深情眷戀，相信這份深情眷戀，會讓她在創作路上，走得更真誠、更寬廣。